



新芽

XIN YIA

郭先红 韩统良 吕中山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47.7

5

封面设计：曲学民

新 芽

郭先红 韩统良 吕中山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48/16·插页 2·字数 87,000

1980年2月第1版 198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150

统一书号：10093·301

定价：0.31元

目 录

序	延泽民 1
---------	-------

郭 先 红

站起来的人们	3
大工厂里的小故事	9
水落石出	15
龙腾虎跃	25
莲花泡上	32
一场战斗	42
金 不 换	46
红 宝 石	53
脚 印	59

韩 统 良

嫂 子	63
龙 套	74
家	79
一面没人领的锦旗	84

小老虎.....	89
一把千分尺.....	96
康 姐.....	101

吕 中 山

两代纺织工.....	105
红 云.....	111
出 徒.....	117
三代师徒.....	122
玫 瑰 呢.....	131
南银河上.....	136
铅笔尖上的故事.....	139

序

这本集子所编辑的是三位工人作家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的部分短篇小说。其中大部分是他们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作品。那时他们还是工人，是业余文学创作的积极分子。所以他们的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反映了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工人阶级的多彩生活和战斗风貌。文笔朴实，生活气息浓郁。

鲁迅曾说过，“可以宝贵的文学，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我们读了三位工人作家的作品，也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的。它反映的是我国工人阶级的战斗生活，也是作者自身的经历，所以真实、生动、亲切。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各条战线都涌现出大批的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他们以各自的亲身感受，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广泛地、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活，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支队伍也受到摧残，许多人被打成所谓“文艺黑线的吹鼓手”，“修正主义的黑苗子”，被迫停止创作，使他们的艺术才华，被压制了十年之久！当时的精力充沛的青年，现在两鬓已有了雪白的发丝，这十年，不仅摧残了创作，而且浪费了生命，实在令人痛心呵！

一九六三年，由于所在工厂党委的支持和培养，在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的指导下，三位工人作家集中读了一年书。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读了近两千万字。这使他们的知识领域扩大了，思想境界宽广了，艺术技巧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诬蔑说这是“用封资修的黑货毒害工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他们的阅历都是很宽广，知识都是很渊博的。不读书，不学习，不借鉴，只靠关起门冥思苦想，孤芳自赏的人，是断然写不出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来的。

三位工人作家的成长，不仅由于善于虚心学习，还在于不脱离党的领导，不脱离生活，不脱离群众，有了成绩，也不骄傲自满。他们在走上专业文学创作道路以后，一直保持着工人阶级的这种本色，是很可宝贵的，也是他们继续前进的基本保证。

我们祝愿有更多的工人作家茁壮成长起来，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站起来的人们

郭 先 红

那位某资本主义国家著名的老专家，物理学博士，在他归国的前夕，从上海给我厂来一封很长的感谢信，其中有这样一段：

“请那位年轻的车间主任及各位辛勤劳动的工人，能原谅一个科学家，曾因赞扬那些精制的产品而怀疑了他们的双手，又怀疑了他们制出的那些精密的机床；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不礼貌行为。我再一次请求谅解，并愿将在中国的一切良好印象带给我祖国的人民。”

我在各式机床轰隆隆的响声中，看完了总工程师转来的信：一个月前，那位来厂参观的外国老专家，震惊的样子，又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早晨，我习惯地来到了“冲片”小组，倒不是我这个车间主任偏心，也不是留恋自己使用过的机床，我总觉着“冲片”是“电度表”中最主要的零件之一，是“电度表”的心藏，所以每天我要不到这转游一趟，总不能安安稳稳地坐在办公室里工作。

在车间里我转了一圈，听到每部机床，都在有节奏地响着，我心中充满了愉快，这时候，厂部总工程师陪着几位穿

着西装的客人，迎面进来了。和总工程师并排走着的，是一位虽然留着分发而秃了头顶的老年人，唇上还留着一撮小胡子。他手里拿着文明棍，肩上挂着照像机，我看到这个装扮，便猜度着：他是做什么的呢？大概不是什么“教授”，也一定是“学者”“专家”。判断是正确的。

正当这时，总工程师上前一步向教授说：

“这位就是我们这个车间的主任。”

根据以往的经验，有总工程师陪着到车间来的，都是早和厂部联系过的知名人氏，我慌忙地伸出了欢迎的手。

对方知道我是这个车间的负责人，嘴角掠过淡淡的一丝笑意，便慢慢地脱去了白色的手套，轻轻地和我一握，就缩回去了。我立刻感到，他的手和他的钻石戒指一样，都是冷冰冰的。

“那来这么个‘教授’？”我想：“他顶多也不过绕上三分钟就会走的。”

他并没像我想的那样很快走开。他不紧不慢地一步一步走着，一边走一边看，从来自国外的一些各式机床边走过；到了中国国产的机床前面，动作更缓慢了，两目有神地注视着正在开动的国产工作母机。

形状极其复杂的“冲片”随着工人熟练的双手，以每秒冲击两次的速度进行着。教授的目光，也跟着工人的快速操作，而更加聚精会神了。

噢！难道教授对国产母机，对电度表的这个重要零件，特别感到兴趣？我正在这样想着，教授由站着看而弯下腰来细瞧了；文明棍也变了位置，不是拿着而是挟着了。

我很佩服年青的李师傅，还是照样不慌不忙地操作着，机床有节奏地响着，“冲片”源源而出。

“外行看热闹，行家看门道”，他不但会看门道，而且倾听着机床的运转声和“冲模”的冲击声。

“这样的，每班出二万五？”教授说，有些口吃，像上海，又像苏北口音。

“是这样。”我答，很佩服教授的估计。

“每套模子的总产量呢？”教授又问。

“平均 80 万到 100 万次。”

教授露出了满意的神情，顺手拿起一片刚冲下来的“冲片”，在“活”的四周轻轻地摸着。他是凭触觉（若不是有多年经验，是不会有这一手的！）来衡量“活”的毛刺大小和不平度的。根据他的一举一动，完全可以断定他是个老内行，你看他那“看”，“听”，“摸”，可真不简单，无怪乎有那么大干劲！

“下一道是什么？”教授放下“冲片”象考学生似地向我问。

“终铆。”我答着，但心里想：“就是有两套，也未免太骄傲了。”

“终铆，不清洗的？”

我说：“我们的工艺过程规定不清洗，因为清洗既麻烦又浪费汽油，只要严格遵守工艺规程，保持清洁，部件总是不沾油污的。”

教授怀疑地摇了摇头说：“我看看你们的终铆件。”

我们一起来到了终铆工序机床旁，这时，太阳已经升得太高了。阳光透过大玻璃窗，照得一些物件闪闪发光。还没等我介绍，教授伸手拿起一个刚铆好的“冲片组合件”，但他

并没有立刻看；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烟斗。

要吸烟嘛，教授也不会这么不懂规矩。我正想着，教授象变魔术一样，用手轻轻一推，在烟斗下面，露出一个标着1:10倍的单目放大镜。说老实话，这样好玩好用的东西，我是头一次看见过。

教授拿起这10倍的放大镜，闭起一只眼睛，仔细地端相我们的“冲片组合件”的质量。我和总工程师的眼光不自觉的碰在了一起，见总工程师微笑的脸上，丝毫也没有带一些紧张的样子。教授一连看了几个之后，慢腾腾地收起了他的‘烟斗’，摘下了他的金边眼镜，很激动地握着总工程师的手说：“想不到，想不到，干的太好！”在这赞扬声中，教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平滑光亮的前额，皱起了一片细碎的皱纹。我很不明白是因何而起。

“请别客气，我们的产品有哪些缺点？”总工程师问。我也在这样想着，便用胳膊肘碰碰站在我旁边的总工程师，意思要他再问，但总工程师并没再说。

“这机床，中国制的吗？”

教授这话说的很轻，但它象霹雷一样，贯进了我的耳朵。总工程师瞅我一眼，还没等他来回答，我便指着机床说：

“您没看见在这上面标写着‘中国，沈阳机床厂’的牌号吗？”

教授既没有再看牌号，也没表示什么，转身向我说：

“这机床的生产很好！你们的电度表零件，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很好！”

“不，我们正在学习和追赶美国的‘西屋’，英国的‘弗兰

梯’。”我说。

“什么，美国的WesfhOuse？那是电器世界的王牌！”

教授似乎对我说的话又有了新的怀疑，于是我便按着我的习惯，就地上用粉笔画着怎样改进的示意图。教授听着，并不时地点头，大概是赞同了我讲的话。他突然问我：

“你是工程师吗？”

我摇了摇头。

“那么，你是从那个大学毕业的？”

“我没上过大学，现正在业余大学学习，我是由工人提作车间主任工作的。”

我说的本来是句很平常的话，但惊得他呆呆地仔细地看了我好半天，仿佛我这个具体的人，一个不到30岁的车间主任身上，有着不可思议的神秘……终于在教授那老皱而白净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谢谢，中国的工人，给我一次深刻的教育。”

说罢，又向总工程师很有礼貌地点点头，迈着阔步离开了车间，参观就这样结束了。

这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了。教授走后的第二天，我才从总工程师那里知道，他是国际上有名的仪表专家。

二十年前，这位得到学位的专家，也曾以“观光团”成员的身份，来到过伪“满洲国”，他隐约地记得，在大街上，除了穿“国防”色军装的军人，穿华丽西装的商人，就是些衣服褴褛，面黄饥瘦，脏里脏气的人们。“不文明”“东亚病夫”，“只能依靠外国”，好象成为当时的天经地义；这回他又看到了我们的今天，那就难怪他有所怀疑。所以在座谈会，专家不

但不得不赞扬了这个厂的产品，而且也毫不隐讳地说出他对这些精密的机床，出产在中国的事实，也曾表露过怀疑。

在仪表专家来信的最后，有这么一句话：

“毛泽东先生说的，是个事实，你们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

1958年2月8日午夜

注解：“电度表”是一种记录用电量的仪表，分工业用与民用两种

“冲片”是用矽钢片材料利用冲模冲成，每台电度表用量很大

“冲模”是专门用于冲制冲片用的工具，将冲模固定在机床上每冲击一次即冲出一个冲片来

“毛刺”是指冲出的零件四周有飞刺，毛刺大质量就低，毛刺越小越好

“终铆”是将冲片最后铆在一起

“冲片组合件”是将许多片冲片铆在一起，即为组合件

“Wesfhouse”即惠斯汀豪斯电器公司，亦即西屋公司

大工厂里的小故事

郭 先 红

听说全省著名的劳动模范要来我们厂传授“双手电焊”的新技术，我们青年电焊小组这帮小伙子，干活更来劲啦。都觉得挺新鲜，想学这门绝招。我呢，更高兴，一面加劲焊着活儿，一面巴望着劳模快点来，好嘎不溜脆地把双手电焊技术学到手。我焊完一节活，刚想换根新焊条，不想一只皮粗筋壮的大手伸了过来，拣起我刚才扔的那节烟卷头似的焊条头。我抬头一看，嗨，原来是一位比我年龄约莫大一倍的老师傅，手里捧着一捧七长八短的焊条头，笑呵呵地站在我的面前。看他穿的那身补丁摞补丁的作业服，我断定准是我们焊工的老同行。不过，他这身作业服叫电火花烧得太厉害了。可是，别看破，洗补得却那么干净，穿在身上不但不觉得寒碜，和他那红火火的脸膛一配，反倒显得好威武。他是哪个车间的焊工啊？跑到我们这蔫不登地拣焊条头干啥？莫非……我心里一动，觉着这人好眼熟，好像在哪块见过，可就是想不起来了。这时他满脸堆笑地向我说道：“同志，你们干劲真猛啊，我拣了大半捧焊条头，你们连一个抬头的都没有，真值得向你们学习！”

“这没啥，”我客气地说了句，又问：“老师傅，您是哪个

车间的呀？”

“我是锅炉厂的……”

“啊！你……你就是严师傅？”

“对啊，向你们学习来啦。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叫李青，是这个青年电焊小组的组长。严师傅，你看，我们光知道硬干，连工地卫生都忘搞了，麻烦您给收拾了一捧挡害绊脚的废东西。来，快把它扔了吧！”

“扔了？好家伙，这可是些金疙瘩呀，扔了多心疼啊！”他说话的神情陡地变得严肃认真起来。

我一听，忍不住心里好笑。这些连半个子儿也不值的焊条蒂把还值得这么重视？我心里这样想，实际上却没好意思说出来。按原来的打算，我陪笑说道：“好吧，严师傅，请换上工作服，先看看我们活儿的质量，然后好教我们双手焊活的绝技……！”

他听我这么一说，脸上露出诚实的笑容，猫腰放下那捧焊条头，然后冲我一摆手，说道：“工作服倒不必换了。干咱这行的，就是三天两头换新的也当不了烧坏！”说着他就看起我们焊的活来。

他是那样认真地察看着我们焊完了的每一件活。他不但用眼睛看，而且还跟我要了一把尖榔头，碰到重要的焊接部位，他都要用榔头轻轻地敲敲，并细眯着眼睛侧着耳朵，仔细地听着那当当的声响。每敲过一处，他的脸上就增加一分喜悦的光彩。我的精神头也跟着往上长。这可不是闹着玩，要是我们这帮“小老虎”把活儿焊得稍微含糊一点，叫他这一敲非现原形不可！就是差不离的大工匠，也经不住这位老行

家一阵精敲细打呀！

“好，干得好，你们这帮小伙子……”他说得我好像吃了个热元宵，心里又甜又烫得慌。我也以实为实地说：“我们做得差远了，小组任务太重，大伙全巴望您来教给我们双手电焊哩！”

“好，咱们抓紧时间，你把他们哥几个全招呼过来吧。”

大伙一听，象窝蜂似的把严师傅围了起来。一个个戴好了防护镜和面具，不眨眼地瞅着这位蹲在地当央、作双手焊活示范操作的严师傅……

说实在的，严师傅可真够意思，不但作了双手烧焊的精彩示范表演，而且还挨个地把着手教。俗话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何况教的是真心教，学的又诚心学。仅仅一头晌工夫，我们这帮“小老虎”差不离都能双手烧焊了。一个个乐乐呵呵地蹲在地上，“噗噗噗，噗噗噗”可劲地焊起活儿来了。我看到大伙这股火热的劲头，心里觉着很舒服。可是，我发现严师傅吭也不吭地站在一旁，脸上的神情挺严峻，半点高兴的意思也没有。他皱眉凝神地紧盯着大伙甩下来的焊条头，脑袋慢慢地摇着。我一见他这副不高兴的模样，一琢磨就明白了。我冲他笑了笑，马上操起一把扫帚，一阵风似地把地上横七竖八的焊条头，连同电焊渣子全都扫到一起，满满登登装了一铁撮子。我吃劲地拎了起来，转身就往车间大门走去。冷不防他从身后赶了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强作笑容地问我：“小李同志，你打算把它送到哪去呀？”

“垃圾堆里呗。”我笑着回答。

“过去都这么白扔了吗？”他说话的口气有点发颤了。

“这……”我挠着脑袋，不知是怎么回事。

半晌，他伸过手来，从我手中接过去这满满登登一铁撮子“垃圾”，看了一阵子，长出了一口气，似责备又似惋惜地对我说道：“小李呀，你咋把宝贝疙瘩当土坷垃往外扔，多叫人心疼啊……！”

“严师傅，您是说这玩艺还有用项吗？”他没有立即回答我，只是扬了扬浓黑的板斧眉，冲我微微一笑，然后顺手哗啦一声，把一铁撮子焊条头，全撒到平铺在地上的铁地板上去了。我一楞神的工夫，只见他一声不响地从电焊机上操起电焊钳子，回手从我头上抓过防护面具，蹲在地上，但只见一阵猛烈的电火弧光闪烁，噗噗噗噗——耳边厢响起断续的电弧熔接金属声。没等我看清是咋回事，猛然间火光一灭，严师傅把电焊钳子轻轻往地上一撂就势站起身来，把一小把还热乎乎的焊条，往我手中一塞，笑呵呵地说：“看看吧，它还是有用，还是没用？不能焊特殊要求的活儿，还可以焊普通的焊件嘛。你说对吧？”

我看他手里的焊条像竹子一样，一节一节的，那就是他拿地上的焊条头焊接起来的。不由我惊喜得脱口喊了出来：“嘿，真带劲！”我抓过他手里的焊条，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无怪他三番两次不让把焊条头扔掉。要是我早知道这一招，谁舍得白扔啊！于是，我把焊条又往他的手里一塞，说道：“严师傅，这么简单哪，好家伙，我也试试！”

他含笑把头上的防护面具摘下来，替我戴好，我蹲下身子，操起电焊钳子，模仿他的动作：先将一截焊条头夹在钳子嘴里，然后放下墨镜面具，大约莫对准铁板上横七竖八的

焊头，顺手焊去。但见电弧火焰噗地一亮，我急忙掀起面具一看，哟，好家伙，两截焊条头，焊成个十字花啦。我脸一热，悄悄甩掉这个现眼的“十字架”，急忙又夹上一截焊条头，瞅准铁板上另一截焊条头，唰地一声焊去。没想到劲又使猛了，两截焊条头全烧化了，焊渣子把钳子口都焊死了！我一看，就沉不住气啦，差点没把焊钳子摔了。本来嘛，瞪眼瞅着人家随便那么一伸手，七长八短的焊条蒂把像长了腿一样，噗噗噗一响，全都变成齐刷刷尺来长的好焊条。而我……这时，严师傅一看我着急的样子，上前一步，拉着我的手，安慰说：“别发急呀，李青，并不是一锹挖的，来，你蹲下来，我教你练练基本功！”

看了看严师傅那个诚恳劲儿，再看看地上躺着的那柄摔了半天没摔开的电焊钳子，我心里忽的一家伙热了起来，说：“严师傅，你来这真像在自己工厂一样，赶上我们的亲师傅了！”

他笑呵呵地瞅了我一眼，说：“那还用说，别看咱们是两个大门进出，可是咱们都是一个队伍的战友！”一边说着，他的脸上泛着闪亮的红光。

我们几个人，又把严师傅围上，跟着学起接焊条头的技术来。学了一阵子，我摸着那些被接起来的焊条，心中很是感动，望着严师傅说：“要不是严师傅来，咱们真想不到这些焊条头还有这么大的用项呢。”

“小伙子们，光知道它的用项还不够，还要知道这些不起眼的焊条蒂把，是用什么铸成的？”

“这……是不锈钢铸成的！”